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八

雜文

賦三

滌瀨堆賦并序

東坡先生

世以瞿唐峽口滌瀨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由不及其十一苟先先以澗澗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正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日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方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滌瀨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云者固

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以其
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
有峽也而載乎灩澦之下宣極震掉盡力以与石鬪勒手若万
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
可取矢尽劍折兮迤灩澦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与入峽
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亦必有以用危而求
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灩澦堆賦

前溪先生

破長湍之驚奔兮斡首萃其孤岑隕萬險於一睇兮神茲鬼伯
宅其穴而測其陰乃世所謂灩澦之峯兮楫師柁叟靡不汗顏
而兢心愚嘗慘物理之難知兮弔諸古而索今謂兹山之可悼
兮世或失其尋也伊鼂靈夏禹之功兮岸崩衝而斬馬陵有歸
然之下墜兮歛齧載而鯨勝不然疏其旁以適浩漫兮遺一鑿
於派層湮淪沒實无与於斯兮彼雖不去詎以圖奔哉其能處

天下之多故兮紛曖昧而交蔽有置迹於可嫌兮乃以不善見
辱於後世嗚呼噫嘻其亦茲山而已耳

後杞菊賦并序

東坡先生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
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
也至於飢餓齟齬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
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厭
厨索然不堪其憂日与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度園求杞
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
賦以自朝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大中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
走朝衙達午夕坐過西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誰口對案頭
感寒香噓嘔昔陰將軍設麥飯上葱葉并丹推求而不能怪先
生之眷眷故山之无有先生所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死住耐

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藪而執肥或梁肉而墨瘦何方方丈吏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根以菊為模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前赤壁賦

同前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油艫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寄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忌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忌畀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盃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同前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子過黃泥之坂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
 行歌相答已而數日有客無酒有酒無客有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
 者薄暮幸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
 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以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
 酒向魚復游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
 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攜衣而上履履
 披荻背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
 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
 而悲謫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
 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
 立裳縞衣曼曼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
 道士羽衣翩僂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

樂者優而不吝嗚呼嗟嗟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雅鳴而進我者
 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鬼賦

同前

子夜坐有見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燧
 中空嗶嗶聲響者其在秦中曰噍此鬼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
 而視之寂無所有又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
 遽死耶向為何者豈有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敵者莫
 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鬼之黠也閉于秦中索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警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
 智於人獲龍伐鯨登龜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鬼墮
 此垂之計中獨脫免於虎鳥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六
 故者有告余者曰汝能多事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
 而二于物故一鬼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
 矢者於破金能得猛虎不能照亦交色於蜂蟻此不一之患也言

出於道而志之耶余僕而笑仰而竟使童子執筆誥余之作

秋陽賦

同前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蕭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辟木夫是以繼而賦之子以為何地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文蓋入侍帷幄暑至於温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丞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石上冒没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之邊濕而五迁畫條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具有田一畝未已定而生耳稿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李直坳路墜之塗日泣泥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悄然鶴鶴鳴於戶庭嫖有只而求歎計有食其幾河矧無衣於窮年忽奎星之難出又辟死之變懸清

風西來鼓鍾其鐘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外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瘳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去何以夏為盾而冬為表乎吾儕小人輕温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古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天慶觀乳泉賦

同前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章水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

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澁為矢為涎為尿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甘鹹而不能返故鹹者八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惟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一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无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与凡出益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適居修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鉢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錦瑤席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聖吾三嚙而涕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

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眇於奇之實在猶想像於庶幾

珠賦并序

崔學士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覺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矣矣其所託託物之主寶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陽湯濟丘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秘怪惚恍較虬崢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滄小合浦獸潛官亭神見牛渚直湘沉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頭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灩澦延平誕奇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趣或設限於藩服或効珠於王府錄高郵之然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兮

駘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羨沃兮山土野
豁谷原數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莽不知其幾千百處
東南之洪漫勢膠瀆而無涯魚則鯉鯽鱖鯪鯉鯉鱖鯉鳥則鵝
鵝鳧鷖鷓鴣鴻鴛鴦若煙海會如泥沙虫螺蟹若蝦蛤再交
而荷華水不數舟陸无筭車既灌乎民田漕引乎因家夾城長
陂程木壤之固飾官命屬厭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
要燕濬合陰附應維海之豁舒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
決溢隄防之所不加决湔千里農夫播溺究轉流離而不相救
又况其廬舍之与桑麻意是亦涉者之危觀矣瑰祥恢怪庶幾
乎託焉聞乃省員善考圖編所陳者持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
種之貴為當世之所傳教詠乎川玕翔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
子相語而來前日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
不責於人獨質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
生辨旃其始也夫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万籟息而

無聲則是珠也溟氣將之若海月之外含彩吐耀周隱昔明呀
紺石而為宮枚綠苔以垂纓掃弄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爽木
散皇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群犬鳴兮爭鳴於
是中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管笥之已訖連徽拱
杖灑網持社愛雖鑑其有睇疑未曉其機器方詭智之漸張果
造形而口折而况伏見詳詳時欬彼倏此頃或龍之為明曾風雨
而作備彼能三足而在其擊輦九肋而充饋漢蛟鯨之青背鄭龜
羹之異味助牛心水而養金馬鬣繩而足躡羣狎偶而解角
羣因媒而扣翅以復被執於行役巨魚為腊於食餌又具瑇瑁
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維塵委賂笑眉耀自喜快絕
意於遺引適足欺其躬而已矣是故考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
能不為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信予言也既明且和則大雅
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之無明則一者
耶色斯舉矣與予孔子之徒若耶漢泥塗而不厚不取一賦者耶

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有耶久而不聞其跡世者耶既而復
日嗚呼噫嘻照魏主之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帝耶飾危是
而珮耶各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
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
者之心耶

長城賦并引

浮休先生

甲戌歲被詔使虜行次懷柔之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
之其詞曰

予昔游驪山之上得靈臺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城之故
址自非達觀安能齊万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免非非而是是
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啓其前始皇繕其後西
首臨洮東被于海實方有餘里我今所見如東海之一波泰山
之一篲西望之而不極東循之而無際停驂緩轡獨立而哨徒
觀其意若畫垣屹若長堤荒煙蔓草日落風凄豐城之窟靈易

狡兔之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杵曾未紅何鄉之人誰氏之
子非閭左之丁男則閩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壹邯之方造
陳勝項籍之未起尔胡不採芝於商洛山中種桃于武陵溪裏
養浩食和長生久視胡為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
後百有餘歲孝武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言赫然發怒慨
然下詔奮然興師斥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置烽燧出長城
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亂華虜馬飲潼關裘
被于河洛焉鑄闔于上林此亦非城之罪乃及乎周隋至于唐
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數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餅
齏耻走亡跡在城若有知應為感慨方今四夷內百蠻冠帶
指乾坤之闔關以為門戶蓋日月之照臨以為經界戴白之老
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矣富矣震雷聳天求之古先
莫幽念封在易有之率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儒館老生稽首拜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以為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七十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七十九

雜文

賦四

超然臺賦

淇水先生

惟太史氏守膠西之羽年政平民裕易勤勸為燕附寓所
樂於登臺成高臺於北園以屬濟南從事以事賦之命為
超然客有過膠西者覽觀乎其上曰信乎美哉臺也抑可
以緣名而見意即事而知賢乃繼之曰

山則帶篋覆金五疑九山水則騰蛟窟落陽馮維消枕以可遊
之島帶以却淇之川深回回以索阜高叢叢其刺天長金鳥之
始出搏碧海而孤鶩雖夸父知不可從兮惟明霞之後先立澄
視以既夕自眩晃而飛圓欣草木之得時野積鬱而生煙西百
里之氛垢喜大壺之澄鮮下不接乎物之迹旁不恩乎人之言
獸騰原以躑躅鳥聚木而間閑謂行遊之無心何既往而復還

兩誰者其使之忽馳駑以北南恟躊躇以慕古感四叙之句遷
朝迎日乎扶桑夕餞日乎冀淵下四顧而悠裕情所趣之句偏
得有懲於鼠臂喪有巨於牛肩視溺者之紛紛兮愈疾走而爭
前余宏望而獨得思浩渺而難傳軼臭氣而與之遊遺事物之
羈纏嗚榮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煩煎萬有不接吾之心爾兮味
逍遙之陳篇蛾眉弗以為侍兮識幻假於朱鈿雖巫神與洛妃
吾不覩其為妍湛幽默以靜思屏秋耳之繁絃嗅綠瘳之雜芬
叱層壇之龍涎斥醪醴而不御塵芳茶以淪泉系白
世所甘處我以為患兮物皆謂危已所安兮非彼所爭為榮不
德兮佩玉襲綬得考槃兮

超然臺賦

鮮于諫議

佳人兮何為超然臺兮獨處極勞心兮悵望登賢峯兮仰止天
之西兮海之東不憚遠兮欲從其遊秣余馬兮次余車道阻長
兮不可馳駑夫蒼蒼兮雲垂垂風雨冥冥兮愁余思余之思兮

何在遠遊兮六合之外御一氣兮周流橫八風兮上下絕人世
之賈氣兮捐區中之狹隘命豐隆使先馳兮飛廉掃清於曠謫
陽子蒼皇而不及取兮陸良晤眙而不及駕朝五嶺兮晝竟崑崙
晡玄圃兮夕三山乘雲氣而騎日月兮陟降治乎群仙王喬韓
終惠好而遊兮訪丹丘而揖羨門顧超然之佳人兮相對而忘
言忘言兮道存冠岌岌兮服芳芬飲沆瀣兮餐芝英氣充臆驥
兮白可長生金丹煌煌兮五色服之一丸兮生羽翼聞風恍惚
兮或有求而不得蟬游之生兮蟪蛄之年朝菌晷晷兮舜華鮮
鮮蜚蠊之角兮醯雞之天壽命幾何皆去如絕弦佳人兮奈何
道不可流人兮時不再來聊逍遙兮自得與日月兮同存

超然臺賦 并序

穎濱先生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
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士貢
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駑除螟蝗逐捕盜賊廉

經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願居處隱陋無以自放
乃因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祭之
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
而臺則盡之天下之主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
海買發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
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
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絮鮮
羣氣鬱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閑舒堦櫺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
金罍與玉屏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
懸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奔湓濁
乎人間倚軒櫺以長嘯兮袂輕襲而雅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庶盡於雲煙前凌阜之汹涌兮後平野之沃漫喬木蔚其蓊蓊

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
及兮落日耿其夕蹉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楫於海壖苟所遇
而皆得兮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
變潰而失故兮有驚焉惶而汎瀾誠達觀之无不可兮又何有於
憂患願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
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
兮霜凝磴而踟躕馬蹶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
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
者邪

黃樓賦并序

同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于鉅野北溢于
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
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藁於至隙穴以備水
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

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言衣
製履履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无得竊
出避水以身帥之尚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
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家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
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
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
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徐
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
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
門為大樓焉望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輒方
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

賦其詞曰

子瞻尚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瓠子騰威是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三十餘歲下者

為汗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
東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赦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濕而為一窺吾墉之推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回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由龍於堙壑閱
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迂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及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拚於喬木
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尚公冠冕
裳衣設凡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
之吾嘗尚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長
河而為帶平鼻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陌陌之從橫分園
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對
山川開闔谷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而水皆馳羣石傾奔絕

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倒沒人所嬉声崩震雪城
柴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觀
翱翔鬼我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
則山漸為玃傷心極目麦熟未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
沒橫煙滄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浹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
西盡道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衆而
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敷飛榼而入口使人躄寒而戰慄息凶凶
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滴可以起瘵相命一飲千石遺弃憂患超
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頭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
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
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將尚子弔古人之既逝閱河決於
濤昔知变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眾客釋然而笑頽然

就醉河傾月墮携杖而出

黃樓賦并序

淮海先生

大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
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于土而土之
色黃故取名焉樓成其客高郵秦觀賦之曰

惟黃樓之環峙兮冠雉堞之方方挾尤曷以橫出兮千雲氣而
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腹而不御兮爰取
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之旁奔岡陵奮其攫擊兮
溪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雉之所存意天作以遺
公兮慰年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衝扶搖
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崩山而悔人兮蠅虻過而垂涎微
精神之所貫兮幾孤補之不全偷朝夕以味遠兮固可識之所
者應異日之忽然兮復厭之以茲樓時不可驟得兮姑從之而
浮海樓登臨之信美兮文何必乎故丘觴酒醴以爲壽兮放散

夜以爲儀儀委弱以待測方笑言無而志時發哀強與豪方
飛鳥起而來差若張所由之輝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境變故之相
詭兮適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遠遠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
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
世人之知其故兮路夷險而此自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
心思正吾冠之崔嵬兮服餘佩之煜煜從公於斯樓兮聊斐回
以倘佯

懷知賦

宛丘先生

嗟余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分拜謝而衆侮獨予予其後誰
嗟若人之好修外洵直而中奇挈余手而指津請余車之不迷
道常度以美行正六轡而交馳嗟終日而無舍言言然其曷疑
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於規矩振高文於皇極流餘美於奇辭
沃道德以相酬心厭滿而志飢愛日月以畏別卒悠遠而多懷
嗟余望兮莫瞻將駕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艱頓我馬以嗟空

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以湖而浮舟蛟龍辭其楊騫
路幽曼而莫通心鬱抑其增悲贈瓊珥以致情畏所託之吾欺
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儻一遇而見明實至樂之無儼
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苟余心之不察雖親愛其何恃
故烈士之葬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志
思風蕭蕭而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團兮夕涼庭木凋兮先
衰羈我馬於東周蓋三歲其於茲日駸駸而來逼懷惜惜而不
夷願所樂之莫從託宵寐其庶幾酌樽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汴都賦并序

周待制

臣某頓首再拜言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
邑果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迺名爲
京周之叔世統微政使天命蕩圻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
惟固哉奉迎鑿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滋
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戴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非能究宣無以爲
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之而二都之賦
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
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西崎嶇迴造於中都觀
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焯焯煥爛心賦神慙朕聊而不敢進於是
莫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袂
局局然笑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
游乎廣屢誅草鉏棘未櫛乎蘭設披褐綈未曳乎綺教微邦
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姑然有赧色曰臣聞翔乎
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莫測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許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
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真渤澥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
此亦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

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乎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爲家
令走絕微地極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由據要總珠揭鏡
制極其備理周共安乘輿而此亦都焉豈爲豫周封鄭地甯編
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爲次惟蓬澤之故境昔合麋之所至芒碭
澳周截其面金堤王渠累其脊雷夏澤洎繞其脇壘丘警婁夾
其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
沃垆甸域尊崇夫躰司徒制其設疆職方辨其土地前于官而
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土同振封乃并舟車之所輻輳方物
之所灌輸宏其輻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岳位仰營域而躰極
立土圭而測畧蜀險漢全荆或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
不迫華而不侈環掃賦於郡縣如幽樓之遊灑觀其高城方雉埋
塊鑄接縹如長雲之方舒坂若崇山之嶽捷坤靈困員顛負巒四踞
踞土怪畏榨壓而安貼靡胥貝不可竭而登爵鼠不可竭而六利
圖百一峻險四塞鄙秦人之踐華臨荊州之却月頓捷步超

足別滿蹕與警蹕關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鑄以列
牙連卒呵夜飲善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門南
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玄人不爭險易劇駭崇
期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弗穢行者不馳而安步者惡於
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
或踧蹠而析轄顧中國之闡闡叢賢贊而為市議輕重以與負
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之除
蓋趨贏而去匱甚駟僮於五均擾販夫於百勝次先後而置叙
遷有無而化滯抑強賈之乘并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
竊器欲回賈之阜通迺有屋而不稅銷卓鄭荷陶之殖貨禁乘
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
九邑之東江陵之橘陳夏之添齊魚貝之麻薑桂藁穀然帛布
纓船黃鯁鮑醜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拘彘又
有鬻無間之珣珎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

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
形妙狀自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天帝居宏麗人所未
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竝立
眾愚遐望而相吞天河郡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
昊敞闔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枿上圓下方制為明堂
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
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貞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
陋甘泉與楚宮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力足荒
故今上林仙樂不聞平鳴蹕領顛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
靈沼魏我之盤繞以重垣防以回隄雲霓連移瓊欄盛瑤池水
則溶溶法法洋洋混混山澗晃漾瀟瀟微風過之則飄灑
灑灑漫散迴瀾漉漉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滂淋漓淋漓灑灑
鼓羨溢不見津濼儼欄景以對續漾金碧而陸離沈澗
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菹葍葍雉虞與白蓮蓮

艘不特而相值高師脆拱而侯敗知自不敢睥睨而與作絲千
撰而為害豈積集切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以洛
引宜禾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處廣堤而節暴紆道行而殺虐
其流寄昇然交凉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射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艤兵艦官艘
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鏗鎗人安以寄國賦
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万伍控絃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
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万勝渤
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輻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
執鼉鼉陸拘熊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驚雷擊莫不擊響而
為囚於是訓以鶴鵠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甲一馬貫穿
徹扎揮鉞擲鏃文典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
竹木以時取之遊乘忠弱割蛟革以連函奧兕箛以為弭刺魚
服以懷錫百之備盡程磨鏃削其成鑿鋼而表鍤植之霜凝而

南惟子之弩天差之甲龜地之赫鳥隼之旗軍事早正
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
左選委文右選為武曰二十房二百餘寮二十四部駐隨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空鐫剔朽焚蠹入影地海事若織組滋廣莫治
慶成蠹弱不除將勝成齊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觀
憂齊房六以備南嶽庸吏鯨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
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况執亦蠹因於國固
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沓各示有而雖於是合于
司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方栢鎮礎高松以為謀
空與山而斷楮官有常負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覆壁如長蛇扶其脊背而首尾皆是圍戶而議飛檄乎
房闈應答平素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縛緡而得緒崇善廢平
險除據纖息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或變亂易守者刑之所

取始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平楹首善四方句襟逢
及博帶盈刃乎其中士之匿華鏗金者莫不拂巾衽獨彈心結
綬空嘉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旌羽翮世所罕
見者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涼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
叩先斯時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
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擊俗學之蕪穢
詆淫辭而擊梧滅箕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畫同源共貫開天
發部旨鄙生詭見之目掩處士橫議之口於是後疑並作賢才
自厲造門闈而臻壺奧聘鉅源而馳辨園術藎之場仁義之數
溫風扇和儒林設秀宸眷優渥聖綰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
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梧薄為厚魁梧卓行撻鋒
露穎不耻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導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
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
而再辨曠千載而復覲又有律李以議刑而等李以窮九九經

象舞勺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成德隨所取而成
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方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霧霧好氣如雲鼓鼓弗勝若有
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廬上赴北辰紫珠廣
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葱蔥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
椽椽題末賢楹栴閣樹闥闥屏宇闕閭簪張矯踞龍狂虎搏延
樓跨空角道接陳勳望備昉燦爛詭文斐如雲漢之流湧驚波
回連之灑滅飛仙降真之縹緲翔翺鷲之寘託地必出奇土
無藏珍珠琳琅玕瑤瑪瑤珉流黃丹砂或瑤或玉或珠或石或
夜之蠟鵠象鬻角齒犀犀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煨煌煥赫唯
錯輝映繁星有爛有燿有照有輝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
鼎彝著環列而趨若若章鳳姿現形瓊貌亦有似周武有方召
猶如蹇蹇謬以功高而受譴指存利害跡跡回顧而不撓
則有于元太始身大定德熙又衍慶美成繼仁以隆

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夾
輈扶衡儀仗衛士填郭益城于時黔首騖集百作皆停地
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
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籥踐列於兩楹晉史陳辭
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羣醉登降裸獻百礼具成
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
按稍收鎬嚴三衛與五仗森又予戈戟採平明而傳點趨夜
尉而唱籍千官鷺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
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
外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觀羌夷束髮而蹈舞
象有通隔而傳譯宣表音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万
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外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
慶雲舞有天下大元盛德外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或儀孔攝
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眾鑽焉布武之

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群廷內不洒掃而行礼
則天下雲擾而然焚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敷知
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
之出門賦湛露飛弓而武子不敢合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
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季以穀丞而
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礼物
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幸墜典而至弊倫者也其樂則有成
池承雲九韶六英矣齊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犧之琴使
氏之鍾无司之磬銜銜鏗鏗和氣董承字以致祖考之格子以廣
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秦
楚而此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嗽嘈故文侯聽淫
聲而志倦相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志味
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擗非庠則高惟求
器得志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壽或馨為或

棧或心或笑眾器俱舉八音孔調獻鳥鴛雜丹穴而來集鳴呼皆
而舞備璫又有貢旅巴渝之舞傑侏狄鞮之倡遠人面內以進
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
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在發窮人迹
砥其遠迹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化貝厥幣錦綉厥服締給
旂員羽毛冠貢祭物嬪貢絲帛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碧丹
鈇松怪石帶金三品惟止五色泗濱浮珠磨羽以夏翟龍馬千里
神茅三書方箱隋裴肆陳乎殿陛曹司廣價亟傳乎時雖運寶
結軌川流遂塞耶欲終歲而木息至以先氏楚翟修耳雕脚獸
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云載而至懷之搜馴獸以致於闕
下者旁午迺有鳥鸞鳳鸞一細布水精琉璃朝虫蚌珠寶鑑
洞瞻神屋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屨軫積乎
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螯於西域非厥靈之遐暢孰能
出現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交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

出而盛宇缺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動嘉之山況王
於五湖之川洞剔之劍通入騎士之鞘齧齧之馬或服鼓車之
轆至於乾象表賦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皆鑄虫
蜺抱珥鳴星墮石怪變氣垂白駘者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儒
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負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
芝肉角之獸蕭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
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恐蔚乎城壘驚鳥不獲在
獸不墜應圖含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哉有可紀發微亦於是言
曰國家之盛有若是欤意者先生懷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
曰國家之盛焉可矣采雖有注河之辨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
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
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遂聞之先生曰
繫此寰宇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
桑心魯地伏羲都陳帝譽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

時... 蒲阪西觀群石而輯五瑞公劉處幽而兆王業之平始
大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鄧方蒙難而稱仁山王
治錫復戎衣而致義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
衰也亦二百餘年而王伯更起星離且割各據殺兵以專利
侯勝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
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鬻兵孰
選糧孰夙時孰有橋關之卒孰有惠式之士孰有素使孰有
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 賂離或舉連城而易器骸
骨布野介胄生蛾肘血丹輪馬駟銷解勢或莫格國墟人鬼噫
彼土房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阨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
如高屋之建餅水成皇夫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
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
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夏名
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隸拓境斥地輟輶荒裔東包蟠水西

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歛後帝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
以啓戎或朋淫而招寇橫調無藝而墜竭游役不時而就蹙廬
今日縱而不繼驚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
結纒而珮璫粉墨雜揉賢才逆曳腫微新結而竊肉食賊巨回
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腿
而屢屢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楊燎冠冕不閉於執
紼矣維披裂地軸机祝群生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
繁以天漢多輦可以陟崇巘設泚可以濟深水故魏武侯浮西
河而下自埒其地而進戒於吳越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
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
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轉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結鞶
者天與之昌其闢而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
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 也
首... 入澤將繼劉也唯雉先雉於南陽龍黎出積而壓... 也

三原 聖壽收囊門而天帝貼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
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勦解定一死於吻血腥
腥踐魏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踣塊斃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投目
而折骨其死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而澤而施
靈光而已易儉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王曰以易險非所
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烏可議也各不聞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盡德迫隘卑陋則無
以容者乘之危從其百司之廩餼據為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
其幾盡道理之正也此應原中區割宅製皇天八極而奔命正南
面而之辰亥夫一於東達力士體軟而不敢取食夫千縮而不
敢睨若恃德之公也恐為終南太華之固皆負清濁河之注
極人之亢而捐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也而布衣可以
窺隙而對也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不可為人所
涉也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道也

大哉炎宋帝曙所曠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
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雅孤句望浚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
四方之俗兵甲之徒玩好賜匪頌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
子奉養群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
足甲不解纍力不離鞴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燹而丹
駝蠶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
文弁削左柱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
耽耽帝居如赫鍤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
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沾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準狩當
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謠
身儒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多趨附王帛駿奔者方國冠
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鎰而免軸障壘煇燄而摧檣拜檻神威
有此萬族亦世載德茂聞過舉疑擲耨子搗雅喃擊苗 德
疏五 無止觚角之硤刻荆攬槍而收國爰暨皇帝粉飾

金玉燦燦夾楹之簞簋訓典嚴密其
豐阜刑罰紆度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
深素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數車續馬連千白為群有輿輶載
前卻而後阻搏壤歌擊者方并未聞歌嘯而告和雖為界其
誰敢擗膊以批押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觀
其奧也且宋之祖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利制中應人欲測
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弁以大邦扞
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
除以政周暴以恩迺立室豕以安吾君有庭其栢社稷巨也有
稗其捕眾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隋孔陽達厥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憑也其辟去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上陵踐也其
極則隆帝居中也都邑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西駕六
龍乘德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
莫不從駕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具者膽碎迺使力士提擘

手陰陽轉旋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
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
日月之盈具尋天漢之流冰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
次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鞞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霏因李慧於
幽獄敷晝雲而黯雷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天闕如此淫樂者
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
子之歌曰孰為我尸孰整屨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覩
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江西道院賦并序

豫章先生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然詎為能
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辨者不能自飾免也
惟筠為州獨不囂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為守江西者
且康廬陵宜春二郡並蒙恩聲元祐八年武陵何休子

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文也雪
取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亦思堂於是為之賦其

詞曰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跨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
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客有屈平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
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聞而輕死江漢之俗多
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
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遂亦微俗之可悅故柳
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刃初不折鉞則嗚呼矣曰江西道
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賓筵晏永作為聲
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僊伯之掄蟬有
勿翦之喬木製劍池之菡萏以為裳釀丹井之清冷以為酌醉
而起舞父老持足恐使君之僕去而鯨寡之長失職也吾聞風

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一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
化豈可多為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
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
高安之農養生於所揚之外海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勢耳鎖
亢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鬪之刀劍以為牛羞淫祠之樽俎以養
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濛濛非金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
此堂密有美樵而未聞處士之節岑蔚有於莢而不見墨客之
文豈其龜藏而自卑護屈而求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酒謝山
川之神為予問之

東坡居士墨竹

同前

東坡居士遊廬於城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槁壽木鼓條斷山
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
印印波瀾枝風葉先成於肖次者既筆甲六及震動 且書
三下 下者為金石之友竹已死而心在斷泥即人之自厚連

斤斤焉之乎者幾夫惟天才逸群心法無軌筆與心機釋以爲
水立之南榮視其肖中庶有畦畛八窓跨壠者也吾聞昔人深
入理窟橫研囊筆枯禪縛律恐此物豈不可復得公且緝夜十
龔拂除殊屢明爲某几如見其人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

雜文

賦五

間居賦

姑溪居士

嗚呼間居之爲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爲間居也
樂其居之間然後知間居之爲可樂也迹雖是而心不在焉與
夫故爲其迹而資以藉口者乃間居之戮民非樂間居者也樂
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樂而盜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
潘岳之賦名則是矣而心則不間也失志自寓其無可奈何而
形容其不得已者也戮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
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
不間而得間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爲間有一境界不爲居形如
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以

不能言者其言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又曰吾欲無言又曰子
與面言終日不違如愚申申如也夫夫如也曩曩然如喪家之
犬也魯人則曰此吾東家丘耳夫是之謂間居而樂不足以言
之也漢儒所記間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樂也
惟彼不類造次必偽予以行已狼籍自弃蒙不潔而友以齒齧
蹈刑棘而不知所避務淺陋之為夸而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方
且忽妻猪豕猥之歌而擁宋朝之幣帛安燕姚濞祭之刺而歸
河水而高峙杜門却掃而閭里坐視其左右動容變色而肉食
率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惟我之從則言發而利害隨之一動一
靜立我之異則頤指而百罹斯值以是而日輸月賦如征焉以
是而山積海納如歸焉乃曰我間居者也又潘岳之罪人而
謂聖人在上為可免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思子臺賦 并序

斜川先生

余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孝輔眉山人與其弟沆

子疑皆奇士博學能文慕志文競之為人而孝其議論彥
輔舉賢良不中弟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三死
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孝輔所作思子
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
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肖
懷謗稱也

客有自蜀遊梁僦閔而東覽河華之形勝方訪秦漢之遺宮得
巋然之頽基方並湖城之西瀟弔漢武之暴怒方悼吳園之閔
凶聞父老之哀歎方猶有歸來望惠之遺悃吁大臺之謔頽方
寶阻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方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
多忌方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方又瘞禍於宮中曰君
王之好殺方視人命猶昆虫死者幾何人方豈問骨肉與否公
或在傳之淺謀方不為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子之無辜方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方天下其孰吾容苟這死於泉壤與

稍久而自理遠大患於蒼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
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奉奉犯雷霆之
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沈沉寃之無告兮戮護人其已晚乎曾
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
魂學學兮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
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誅
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長雖強王定制惟慈
懷之遭離兮實追一於漢戾願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
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
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西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
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矣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昔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
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素皇兮
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在聖之本自而聰明之不可恃也

覽觀古初孰執孰為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
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
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護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
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
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
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
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予者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執焉方
以霄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滅吾之蒼寄恨元化之不
可作兮然後知肩董之果無同哉擗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雁
吾將以是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憫相如賦

木鴈先生

履長卿之絕塵邈下眎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射豉而易頁
駕八紘之津涯括動植而錯綜擢篆籀於重泉辨形聲而磬控

富其奮鬻色庸前無古人拾阮灰之斷簡搜屋壁之遺文紛齊
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說鈴琬筆土梗鼻端運斤專兔園之右席
塵鄒枚於頰呻頤天西之櫟社悵夜錦之未晨念絃歌之石友
暢落魄於情親夫何愛人之艷艷兮感熠燿之宵光曠竊跡以
託誠兮佩徽音而為志豈父母之不聰兮昧彼都之丰賦躬星
河之照闈兮徑迴瀉而往從縉紳先生而為此賦涼德汗行既不
勝誅閨閭烈女世未之諸足不下堂步中瑤珞幼幽蘭以為棠
兮鈿美玉以為車豈非冰漢之游女兮亦有未桑之秋胡秉周
禮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裨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輿
尔弗安于止吉兮蒙燕齊於簡書訪舊墟於故壑老莽榛蕪之離
離皆井乃貪泉之戒脩梧寔由木之規渴者勿汲賜者勿祗噫
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希樓厦子者迷忠
義之大閉窺鄰牆者闖富貴之危機在鷹幣之聘媒灼之許皆
間之夫河間之婦等亡羊耳未容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

與世不邪

梅花賦

高隱處士

對重雲之慘慘曾北風之蕭蕭閉草木之於瘁驚梅花之綴條憶
昨載酒尋芳任魂暗消眈眈乎重岡遠岫宴樂半風晨雪朝江
回島樹竹抱溪橋寒英粲然宛其見招可援可攀可遊可處忽
兮薄絮不可晤語左揖被兮素娥心扣有兮青女香浮浮兮實
來意無幾兮暗與實來兮可期默然兮增思當田時坐上曾賦詩
庾郎敏捷何郎遲不往春恨隴頭見首使新粧夢後宜樂莫樂
於相遇悲莫悲於將去恨差笛之送愁怨回風之撼樹昔行樂
兮可追今行樂兮非故感顏色之屢榮迫歲華之又莫歲莫如
何傷情實多事之以未懷之珮中之以無教之歌有美人兮在
空谷清幽其兮耿幽獨思公子之同歸回契闊兮排服

夢賦

何丞相

早夢邊關關門相覩路北廡下者去久息有憔悴詢之則

日傳一物已數世去斯寶也當盡鬻之待價於此有年矣
往來之人弃唾不顧侮笑譏誚者有焉欲毀而弃之奈此
舊物何出而不予脩廣幾尺圭稜方直溫粹縝栗無少瑕
活真美玉也予嗟嘆之復謂之曰子何患韞匱而藏必有
識者語既而覺應答在耳疑其非夢也有感而作遂為之

賦六

方就枕於書帷兮悠悠於夢寐歷西方與南北兮足乍到乎城
市走通衢之四達兮簇紛華而爭麗觀竄跡於北溟兮長太息
而憔悴如抱恨而不克伸兮每吞聲於飲氣予亦得而疑兮將
試問其所以對予慷慨而言兮遂抵掌揚眉而无愧家傳一物
以為瑞兮數世寶玩而藏秘懷冰泐之戒慎兮常兢兢而知墜
求善價而沽諸兮積有年於此地彼憧憧之往來兮悅紛華之
柔媚仰望望而徑去兮不一其奇異閭巷之无知兮皆侮笑而
朝戲迺沉吟以自思兮一懷此以招累既無益於吾身兮欲教

然而毀棄念昇付之尤重兮撫舊物而垂淚殷勤出以相示兮
顏色頽栗而溫粹修廣幾尺而無瑕方形躄方直而堪貴信監
田之美璞兮可以為瑚璉之器予謂子何憾兮宜珍藏於篋笥
精輝發而外見兮識者不求而自至庶塵埃之穎脫兮作天廷
之嘉瑞語將既而俄覺方應答在耳而可記憶然命筆而成歌
兮顧予何異於斯類

辨蜀都賦并序

東溪先生

人物習性有忠有邪有智有愚出於才行而不由土產自
趙恣狂圖好事者類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強顏無
與辯之者余嘗切齒焉及讀左思賦見其薄蜀陋蜀謂魏
以諛晉之君臣苟售一時之聲價而滅天下之忠義晉之
公卿一口稱譽風俗頹矣士無特操以陷西朝於五胡卒
貽萬世之愧夫魏者漢之賊而晉者魏之賊也原思之詞
似欲尊正統而黜偏方然不顧王氣之淪弱乃知蜀之橫

被枉抑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作辯蜀都賦以由蜀人之憤氣其商略土風採撫人物不該乎治亂興廢之變邪正是非之理者不在鋪布之限非若前輩之詞主於頌聚山川毛舉動植以煥文彩之美觀悅讀誦之利口而已

辨疑先生核理儲思平欲折蜀都未繹其辭客有東方者過而問之曰昔者太冲構十稔之意搜三都之奇文成示人張華見推士安序焉盛傳于時豈其猶有未盡而夫子欲糾其所遺先生曰嘻子未之知也吾蜀立極之初域民之始井邑山川之秀人物風俗之美是則左思備言之矣然而論列人材詳明士類第言文藻之華揆不及蜀人之忠義遂與吳俗例加抑忌非特沒其實美且沮之以橫議川靈為之扼腕嶽鎮為之憤氣吾以此為有遺恨故申言其所以夫品物流形九土分敷惟有蜀為極險之區羊腸繞其與鑿鳥道駕於至虛行者却復以示棧乘者投繩而鉤車驗大白之所賦蓋未騁其錙銖實天限而地隔

故山峭而川迤宜若與中夏否閉而不同其軍書也然而朝宗之水浩浩而南傾內附之山城峨而東蹙已呀雙劍若那岐虎陷之吻尾棧終南乃咸雍金城之麓以其有所附屬而不能自立故命名者號之曰蜀自西而東昔本無途金牛詐言五丁是除吾人由之既艱且虞一夫舉足十夫荷儲食黃白以骨立卧冰藜布裂膚蜀士遠於進取蜀民疲於轉輸嘆天閭之已邈望秦隴以長吁然且連綱之運應聲穿領之牛脩路險長阪以猶及繞大江而不悞指日而物不緩期按籍而兵無連戶邊餉以需上供有裕乘陸海之收產飽神困之所聚五季之阨王朴獻謀謀先取蜀以阜兵餼餼足兵強乃征方州時之遠御朴言不酬及我太祖筭如朴策蜀定國富安平諸國蜀於是時與王有力嚮者孟氏撫綏於憐惠愛其人捐租五年及我王師直威三川卒無一夫東顧而控弦蓋傾心於正統時私恩猶疑於是使偽命牽羊備方術望顧旌毒懸以湧濟什連衢而殞藉感思之

意則誠効順之心自直豈若他邦之春得怒蟻臂於中軌由古
而來可得而聞李雄到關李連公孫因仍世難割據地靈盜蜀
而王踵起而類非蜀人三國之祭異方鼎峙若南若北輔吳崇
魏惟我蜀人不私非類雖輔璋戴備以自國猶謂吾君之子而
卒臣劉氏晉宋而下南北風馬南檣岳以遊魂北陸梁而騁駕
衣冠稽首於左衽濟洛順風於氏霸惟此西土爰歸南化豈赴
弱以背強蓋惡夷而即夏迨蕭紀之不令許岷江而借正梁人
召寇以救亂魏氏懷歎而託信彼實包藏此惟附順逆施不惠
於宜部內潰爰從於遲迫豈瞻顧於其風蓋欽恭於王命不性
蜀人不盜蜀都歷代以來亂離間起在內在外為茲為究董卓
和氏元載朱泚寵勛劉闢樊崇韓遂懷兇兇勃言不詳紀武考
詳漢按其間里苟揮拜泥之戈悉匪岷嶓之士在唐中弱齊素
幽并諸結諸鄰唇齒相因叛主之帥逐帥之黥陸以百年不為
王臣是亦何常連吾蜀民帝室內訌釁牙匪尋廢撥焉方

文選

賦

于去民與其帥開關逐之天王莅止百官六師國用告之災艱
于飢民與其吏練粟輸之以其還歸恬不知危茲蓋處平則率
理以奉京邑之靈遭變則自完以待中原之睦欲携之則難叛
欲一之則易服豈特文有餘而武不足耶亦其天資正順而敦
熟近者趙諗圖結巴渠包咸歷年困於無徒爰及吳儔妖謀是
趨蜀人白發逆服其誅由是言之蜀何負於君上歟思徒見其
鄰於西夷遠於上國謂丘壑之險鄙方隅之僻隣也西夷也遠上
也方隅之僻隣也西夷也遠上以去蜀故無其大煮而每端於下但分中外之質麗不交
正邪之名實胡所據耶成周之盛四海同風冠帶所加古無比
隆淮徐連齊魯之軫而有夷伊洛接豐鎬之都而有戎方春秋
之尊夏規吳楚猶貉由大伯周宗而不數抑又矧於閩中雖今
後又之所出在昔語言之不通是則與我均為遠服安得妄論
其異同然而自差觀之華陽黑水別封豕於堯藉岷山導江歷
經營於禹跡秦氏剖符李冰擁節五政七賦被自古昔而四載

文選

賦

所至南止荆揚之域荆揚之民島夷卉服矧又過此以往耶百
粵之取始自漢武北國雖版衣冠未楚所謂粵人無用章甫常
衮化之士乃文舉然則論淺深之時較久近之序烏可與蜀同
日而語王莽元舅霍山豕動遺愛帝塔林甫皇孫許李昭皆於
蒲座封裝接棟於楓宸既同心於肺腑亦託躰於親鄰逞
之毒螫為虺蝮於君親是則勢踈者未必孽惡地近者未必誠
純我雖遠於國而忠則通也高下既別一凸一凹太行成阜三
門二穀或壯帝王之形勢或資盜盜之包休或王路之攸梗或
伏兵之所交正用之則亦在德操邪憑之則遂為寇巢吾人之
心如砥吾人之行如蠶結繭於一心捐崎嶇於万里申韓生
於中土不免為僻學鄭衛作於中州不免為僻樂九野同列於地
何獨非梁益之墟四隅無私於天曷常戾西南之角况乎江行
地僻鮮埃埽而敗岸星直天狼工殫蕪而觸惡肖此正氣挺吾
先賢節以遇立文非苟作王褒明君臣之合何武憤福風之削

張綱扼腕於跋扈楊子甘心於寂寞相如不數子昂元謂誦
述以可諛恐吾徒之貽作才高則委靡面醜氣直則回邪瞻落
彼徒嫉於西子殊不慚美鄭璞不意兒曹憎其志行之僻反以
居廣僻我且圃植蕙而菜育畦疏禾而秀生梟倫鳳族蛇肖龍
蟠君子小人常溷其間古何邦而無佞亦何地而無賢龜蒙孔
孟之攸宅莫比唐虞之所營宜丘門之不雜何蹠黨之橫行絲
為父而禹子蔡為弟而旦兄導挺節而敦逆奔推忠而祀燕彼
為同屬以行異况指一方而槩言吾請與子姑置遠近之殊而
撫正邪之辨晉取之魏魏取之漢功非定乱位寔圖篡思誠晉
人言諛而辯辭抑蜀以黜吳志借魏而佞晉魏為高廟之寇賊
蜀寔中山之宗姓不然何故進乱世之英雄而沮先王之支屬
乎况蜀以得賢而王以失賢而亡魏以已篡而張以入篡而戕
彼賦魏事徒言刑罰之清乎胡不言文若之殞命也徒言忠良
之棄會胡不言二馬之食槽也詞未及已客奮書而起獲聞高義

欽服厥旨嘆章澤之空言不能廷辯於天子

八陣臺賦 并序

觀堂老人

余與客登臺于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雪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雖離其班班紛過鴈之未翔
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舍繁紆之內傷
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自鄧南
陽甚似阿衡樂未樂矣感大耳之至意始龜勉而徂征又似子
房初未有意隆準之老公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
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一
空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公東蒐我卒乘取彼凶
殘中原有狐憑陵宮墻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外金之不可
相而况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
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齊已知之矣相天子之所立固已

無窮而不貴彼不操公空

雀大鼎之竊食雖甚饜食而不嘗其

驚疑恐世俗之隘陋徒顧

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矣於

以棄

遂初堂賦 并序

南軒先生

洛陽石伯元作堂於所居之北榜曰遂初廣漢張氏為之

辭曰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倚於穆而難名兮維生之良翕來美
而具有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鏢繫中藏年輝
華而寔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
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
戩既志節之美德氣凌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一日於此
孰張自青陽而遊於暨黃辰以茫茫冥冥矧於中道而
於厥初厥初如何夫豈遠歟彼甫當以向併我樹德
端倪之所發識大辨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而途知

返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
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無流予聽兮無從予言兮
無易兮動兮以躬惟自反兮干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充實而博
光信天質之本同極存神而過化巨乃世以常通嗚呼此義文
之所謂復而顏氏之于所以為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集室
湘城伊抗志之甚遠揭華榜以惟新命下交兮勿固演妙理以
旁陳揀上古之恥端得斯說於遺經謂匪行而匪異試隱几而
一聽然則茲其為遂初也又豈孫興公所能望洋而瞻塵者乎

章華臺賦

方舟先生

若夫楚水縈乎吾前楚山蔚乎吾後中城陲而孤起如屏如委
土之未就張宮室之是非更浮屠之為守澹荒荒之沙日固已
亂春暉而委秀吾游而悲之呼守者而問焉此半園所集章華
臺也奚自之而汝有始其凌厲但心如傳如取抗銘鋒以誰何
紛敷怒而一鬪飲人血以誇功眩垂垂之不足固正高厚之扶

級包川原於錦繡曾假息之未穩望乾溪而出奏遽感月之幾
傳昇遷名而誰授守者曰善此在吾法如春夢如浮沓如石火
雪光之脫手等天地於游塵誰變化之能又掃妖曼之一空垂
丹青於戶牖吾不悲昔而愛今又何知乎盛衰霸王智愚之類
賢否善聞其言而知之則又有甚悲者中國之人果何異於夷
狄禽獸彼邦裔之甯守起筮縷之小醜三進爵而獲齒取一鼎
之藉口矧其里而欲登下而欲升出千人万人之力以逞匹夫
之能如蚍蜉運土穴中宛然於堆阜遼乎颯哉成敗廢興若不
足數而足數吾於是有感於春秋之嚴而笑浮屠語之陋也